

白宫： 我的目标

——乔治·布什自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白宫：我的目标

—— 乔治·布什自传

与维克多·戈尔德合作

王晓风 王一兵 王佩珍 译

王 真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Looking Forward

George Bush

with Victor Gold

本书根据美国 *Bantam Books* (矮脚鸡书屋) 1988年7月最新版翻译。原书名《向前看》

白宫：我的目标

——布什自传

与维克多·戈尔德合作

马晓风 王一兵 王佩珍译

王 真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5印张 4插页 194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ISBN 7-224-00682-3/I·154

定价：3.20元

在波多里，赫鲁晓夫去世，1988年，站到了接受土教
1981年10月，土里各人党的各舞国全党共五万，并外
。总统府到德管宣拜

在波多里县平古不同，完婚事前就开登已群惠然四拜西
利实。其 样 将直一去而由非本友为矣。即种科自县为西友
五由，1981—1987年外外不，开果为登已言就为，土
奔并直付为楚，讲人由奔丁登壁照——升手由前以派丁甜由
。民登由手早的学晋由

• • •

人党到总总丁为楚，里个儿路就难出火时奔自暗楚
总同前立王育登已付楚因，同省台频的羊令土不林突前登
登，楚林，然兰。青事引同友上丁品晋同同不自各立楚
1988年11月及其后

我最早被专爱叮咬年逾50岁人的虫子咬啮，想对别人讲
讲自己的故事、谈谈自己的经验是在1977年的元月，是在那
个10年以后，即把我、我的妻子巴巴拉和我们一家从休斯顿带
到华盛顿、纽约、北京、重又带到华盛顿的那10年以后。

时间选得真是再好不过了。1967年元月，我当上国会议
员，开始了我的公众生涯。1977年元月，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
长一年之后，我结束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这种生涯。
万事俱备，就差来一位出版家提议：“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写一
本书？”我自己却先行动起来：写札记，对着磁带录音机讲话。

后来，就象一部书的命运所常有的，在走向印刷厂的半

道上发生了变故。1980年7月，我成为罗纳德·里根的竞选伙伴，被列在共和党全国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上。1981年元月我宣誓就任副总统。

可我仍然想把已经开始的事做完，倒不在乎是写成政论式的或是自传体的。完成这本书的想法一直伴着我。实际上，写成后它已经扩展开，不仅仅包括1967—1977年，也还包括了那以前的年代——那塑造了我的人格、我的价值和我的哲学的早年的经历。



这部自传初次出版后没几个星期，我成了总统候选人。这确实称不上今年的政治奇闻。因为我们已经有五位前副总统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做过这同样的事情。当然，林敦·詹森和杰拉德·福特是在接任总统职务以后，以现任总统的身份参加的竞选。沃尔特·蒙代尔1984年则是以前任副总统身份参加的竞选。理查德·尼克松也是如此，他是以前任副总统的身份竞选击败了胡伯特·汉弗瑞——当时的副总统。

这就引出记者们去年秋天在我投身总统竞选之后首先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范·布伦·赫克斯可能对我的竞选地位的影响。

马丁·范·布伦自1833年到1837年担任安德鲁·杰克逊的副总统。1836年范·布伦在大选当中击败了威廉·亨利·哈里逊，到杰克逊离开白宫时布伦便接替了他。记者们纷纷提醒我，从那时候起便再没有一位现任副总统被选上总统。

问题：我怎么会计划要干一樁从范·布伦以后便再没有一位现任副总统能够作到的事情？

我的回答分两个方面。第一，我说，适用于以往八届竞选运动的那些环境条件，对于198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已经很少影响，或者说根本不再会有什么影响了。第二，即令那些条件还起作用，我手上还藏有一张王牌：雪莉·麦克莱恩——有人给我说了——认为我前半生是马丁·范·布伦。不扯女巫们了。在一张比较严肃的条子上，我被问道：布什的总统任期将怎样不同于里根的总统任期？

我的回答又分两个方面。第一，我指出，罗纳德·里根和我对于我国所面临的重大是非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第二，里根总统的任期跟布什的总统任期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从一开始，国家的状态与1981年罗纳德·里根来到华盛顿那时候大不一样。

今年头一回参加投票的人是当年十几岁的娃娃。那时候在国内，我们的经济不振，正被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在海外，美国的声望正处在二次大战后的低点。那时的新总统面临的挑战是复活经济，加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这些，里根总统的任期都已作到，甚至作的更多。如今我们正处在和平时期持续最久的经济增长之中。在国外，西方的联盟已经重又稳固确立，同苏联关于削减武器的谈判可望获得重大的突破。

作为过去这7年的副总统，我为自己能是建立这一记录的政府中的一员而自豪。现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我要拿出自己当领导的议程来竞选，就得从核时代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头等优先的考虑——保障自由、保证和平开始。

去年12月，里根总统和米海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导条约，为美苏关系作了新的准备。它规定了武器核查和公开。我们已开始检验——检验苏联人谈论公开是不是有行动的支持。有理由怀抱希望。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同苏联人打交道当中最好还是多用现实主义来节制乐观主义。

我们毕竟不可忘记，是什么最终把苏联带到中导协定谈判桌上来的。里根总统第一次提出所谓“零点方案”是在7年之前，那时苏联在欧洲中程导弹占据垄断地位。他们说：“涅特（俄语“不！”——译者）。”我们于是增强自己的导弹和他们抗衡。他们极力逼迫我们让步，然而总统坚定不移。只是在这时候他们才改变了主意。

这里就有一条教训，一条一直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的教训。跟苏联人谈判我们必须立足于强而不能弱。这就是继续为战略防御计划筹集基金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苏联人研究战略防御技术比我们早得多。他们曾冀望保持空间防御的垄断地位。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极力想把取消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列为中导协议的先决条件的原因。

他没能得逞。而且将来也不会得逞，如果他将来在同布什的政府进行武器谈判中提出同样的要求的话。我坚决支持为战略防御计划提供基金，因为它可为我们提供一个防御屏障，这个屏障是让武器而不是让人民去承受风险。

审慎的乐观将是布什的政府在未来的年代跟苏联打交道中的口头禅。倘若苏联有关“公开”的谈论配合有苏联容许监督的行动，那末削减洲际导弹和常规武装便能取得进展。

我们还可以着手研究消除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1984年

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我曾经提出过一项禁止化学—生物武器的建议。苏联人拒绝考虑。但是既然已经有了中导谈判的历史，我们还是可以期望他们在这方面也改变立场。一个有监督的化学—生物武器禁约将是我的政府头等优先的考虑。

然而美苏谈判仅仅是武器控制的一个方面。我们切不可忽视核扩散带来的危险。

在地区性冲突以及恐怖袭击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给世界和平提出了极大的威胁。20年前仅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实现的事情，现今许多国家都可以做到。不过倘若能有健全的核约束策略，情况并非就是毫无希望。

通过双边的协定，我们有能力对同核项目有关的美国技术的出口加以甄别和限制。有些商人指责这种政策过于严厉。我当上了总统，将坚持严格强化这些规定。布什的政府仍将投入较大的努力以使所有的国家都承担防止核扩散的义务，并且要使国际原子能总署——联合国的一个很有成效的机构——的地位增强。

国际贩毒活动对我国的安全造成了不同的，可是危害并不小的威胁。去年，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共破获70吨可卡因——一种零售价每盎司大大超过1000美元的毒品。过去这7年中我们已经没收了好几万吨可卡因和许多吨大麻，这是我们所开展的全国性反对非法毒品运动形成的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的结果。

为了打好这场大战，我们委派了坚强的法官和果敢的检查官——与1980年相比，现在的毒品案件的定罪率已由75%

上升到84%，判刑加重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可是非法毒品现在还继续流入我国，它使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市区变成打斗场，毁坏着青年人的生命、腐蚀着我们的制度。十分明显，如果我们想要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有更强有力的行动——要做更多的事情。

多国反毒品的努力是必要的，因为贩毒分子并不尊重国界。布什的政府将通过向毒品来源国提供船只、飞机、直升机以及为他们训练执行反毒品任务的人员等援助，支持他们打击这些毒品贩子。

在国内，我将寻求对毒品犯罪更有力的处罚，不单单要严惩贩毒者，也要严厉处罚用毒者。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信息——不仅要惩罚他们，还要令他们不敢再犯。

仅仅依靠强化法律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我们需要重新制定防止毒品的义务和治疗计划。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公众对待毒品和用毒者的态度。在社区一级，这意味着支持我们维护学校秩序和杜绝毒品暴行的计划。它意味着，如果我们决心打退这种对我们民族的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就得划定明确的界限以便为年轻人规定必不可少的——也是我们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指导和纪律。

90年代还将发现美国卷进了另外一种全球性的竞争，不仅是同我们的敌手们，也还同我们的朋友们和盟友们。日本、欧洲以及新兴工业国家今后10年里将向我们提出日益严重的挑战，一场将考验我们的竞争勇气的挑战。

迎接这场挑战，有的人会要我们往旁处——到别的国家，别的生活方式中去寻找启示。作为一个曾经白手起家建

立了一番事业的人，我不赞成这种理论。我想我们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抗衡国外竞争的最佳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眼睛死死盯住我们自己——找出一条美国式的解决办法。

对付90年代经济挑战的美国式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强调产品质量——通过制定各项产品标准，⁴⁶不是要求95%的无误差，而是要求100%的无误差。它意味着，在我们走近新的世纪的时候，要给美国人更好的教育和训练。

思考：当前合众国用在教育上的经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然而我们有13%的17岁的人竟基本上是文盲。他们缺乏在现代世界工作和竞争所必不可少的阅读能力。

教育是自由社会提高的真正机制。它提高的并不单纯是个人，而是社会本身。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教育就必须是严格的、高要求的，并且要与技术时代的需要相结合。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够给学生灌输艰苦工作、重视学习和自我纪律约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美国的孩子们将来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经济制度也将不会有能力去竞争。这些价值观不仅是我们对竞争的一种美国式的解决办法的基础，也是我们对要在当今的世界上占据上风的美国式的解决办法的基础。

除开教育之外，对付90年代的挑战的美国式的解决办法，还意味着我们的工业界要消除大公司的臃肿——创设一批瘦小精悍，能够随时在世界市场上为自己而竞争的公司。

——它意味着打破货物和服务流动壁垒，不设新障碍。

——它意味着除掉削弱我们的竞争能力的政府的文牍主义。

总括起来说，就是依靠自由市场的刺激——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资助——来给兴旺的经济加油。

联邦政府的赤字：我准备在布什总统任职的头一天，便和国会一道指定一个谈判小组代表最高层预算会议的执行机构。我是在说，一个最高级别的赤字与预算平衡的会议。作为总统我将领导这个执行机构谈判小组，并将带着这样的议事单出席会议；它要求：（1）冻结政府的开支；（2）给总统以整列项目的否决权；（3）不增加税。

重复一遍：不增加税。布什政府的基本哲学将是：对国家预算和赤字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在于限制政府的开支——更有效地使用我们已有的钱。

过去7年里，我们在减少政府中的浪费方面已有不小的进展，然而如果我们决心解决我国的财政问题，那就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布什的政府将继续压缩各条战线——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浪费性开支。在压缩联邦的花销中我们的格言是：不许有神牛（印度神牛——喻不可冒犯的人。译者）。保持美国的强大并不意味着便可对官僚主义的自我膨胀闭眼不顾，无管它是保健医疗部里的，或是在浪费很大的国防采购当中的。

职业，持续的发展，每个公民都感觉得到的兴旺繁荣——这些就是布什政府的经济目标。不过，繁荣如果不能加以成功地利用，则仍然意义不大。华尔街的贪得无厌，华盛顿的流言蜚语……当我们将财富当作终极目的时，我们缩小

的便不仅仅是我们的成就，而乃是我们自己。

成功地利用繁荣，意味着要对已给了我们许多的祖国还给点什么。它意味着要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工作。它意味着不仅仅使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也使那些较不幸的人民的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将美国人的理想变成为现实。

过去这7年，我亲身领略到总统这一职位之非同凡响。它为精神领导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总统能为我们民族定下调子、气氛和标准。当上了总统，我努力的方向是一种新的合谐，更大的容忍，一种理解，即这个国家乃是一个合作伙伴的结合——大家结合到一起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出于共同的信念，这个信念，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

乔治·布什

华盛顿

1988年4月

目 录

引 言	布什 (1)
第一章 喂, 乔治	(1)
第二章 是什么把你带到德克萨斯来的?	(19)
第三章 不在最前面, 就在最后面	(63)
第四章 鸡沙拉与 之差	(89)
第五章 在这里, 你们喝着葡萄美酒	(123)
第六章 我已接到了上帝的邀请	(147)
第七章 总统请求	(173)
第八章 我们要到那里去的	(207)
第九章 只有总统能在南草坪降落	(245)
第十章 向前看	(281)

喂，乔治

眼，开山

第一章

底特律 1980年夏

人们以为政治大概就是一伙人在不停地奔波——为官职奔波，为一些事情奔波，而迟早，还得坐到宾馆的房间里等待。1980年7月16日那个雨夜，我就坐在朋察特兰宾馆的房间里，望着底特律河和远方安大略省温索尔市闪烁不定的灯火，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巴巴拉、孩子们以及几位好友啜着啤酒，吃着玉米花，看着电视，等待着。

等待着那另一只鞋子落下来。

第一只鞋已于6个星期前落了下来，那是在1100英里以外我在休斯敦家里的起居室。吉姆·贝克尔，我的竞选负责人，把散布全国各地的政治策士召拢来，讨论我的总统竞选前景。会议是喝过上午咖啡后，在10点钟开始的。到10点5分时，意见便一致了——竞选没有希望了；罗纳德·里根将

在第一次决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中赢得提名。只有一个人持异议，那就是我。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的预选中都争得了转机，”我争辩道，“我们还应该再试一试么。”

如今的优秀的竞选总管必须具备多种美德，他必须是一位高效率的管理人。他必须熟悉赛场上选手们情况，不仅是对他这一方的选手，还要对对方选手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当竞选达到白热化时，他必须保持冷静。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能够对他的候选人讲出他所最不愿意听的话。

吉姆·贝克尔确是一位优秀的竞选总管。那年春季在休斯敦，他随身带来一些无庸置疑的证据——正式代表的计数。“乔治，”他说，“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时候该收。看看这些数字。”

他把他的材料摊满在咖啡桌上，但是我没心去看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先前要是象这样光计算百分比的话，那我连头一次的竞选都不会参加。“吉姆，”我回答他说，“不到最后，我决不会放弃。没有时间再从头开始了。”

吉姆摇了摇头，指着那些数字说，“可是，乔治，竞选已经结束了。你似乎是唯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再说，”他又将另一组数字摊到桌子上，接着说，“我们的经费也不够了。”

在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我所作的一番竞争就算是脱了节，到此为止了。我的总统竞选也就到此为止了。那天晚上，巴巴拉，还有我们在城外的几位朋友和我一起去了莫林娜我最喜欢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晚饭，我们点了菜

豆、玉米饼、墨西哥辣味肉饼和红番椒。我的胃口挺不错。每当一件事情定了局，不管我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结局，我的胃口总是很好。

我是个好起早的人，一般在6点或6点半左右便起床。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给罗纳德·里根州长发了一封贺电之后，便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打电话，感谢他们为我的竞选长时间日夜的辛劳。

我记不清是谁先说起的，不过好象是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人都在询问里根和布什联名竞选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在嘉勒丽亚宾馆的午间新闻会上再次被提了出来。我对此漠然置之。经过差不多3年开足马力的总统竞选，这样快换挡，我的内部机械还无法适应。我需要脱离开一阵儿，有个冷却的时间，一个理顺的时间。

再说，人们并不是为当副总统而参加竞选的，因为它属于召唤。召唤者可以是任何一位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

1968年在迈阿密海滨，威斯康辛州的比尔·斯特格议员和几位善意的朋友们，同时几位象汤姆·德威以及约翰·布雷克这样的共和党元老，曾扬言我可作为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伙伴。当尼克松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定下来后，他面临着就副总统人选礼仪性的征询意见，这不过是走过场。我们以后才知道，当时尼克松已经内定了马丽兰德州州长斯拜罗·梯·安格纽。但是尼克松懂得，有必要暂悬一小会儿，好让代表大会的新闻界高兴，也使电视观众们感兴趣。

一些舆论界的观察家们曾指出，尼克松有可能挑选纽约市市长约翰·林德塞。林德塞有利的条件是他是一颗正在升